

中西“灰姑娘故事型”的叙事比较

——以段成式与贝洛为例

钱淑英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唐朝段成式的《叶限》是现存文字记载最早的灰姑娘故事, 其与欧洲《灰姑娘》的比较研究为众多学者瞩目, 但大多局限于传承学的脉络梳理。将段成式的《叶限》和贝洛的《灰姑娘》作为叙事学考察对象, 通过情节模式、叙事方式以及叙事策略的比较观照, 可以呈现不同语境中同一故事类型的文化实践差异, 以此拓展比较研究的理路和视野。

关键词: 《叶限》; 《灰姑娘》; 文体; 叙事身份; 角色

灰姑娘的故事家喻户晓。在广为流传的法国夏·贝洛和德国格林兄弟的民间童话《灰姑娘》中, 主人公因为受后母虐待, 整日干着家里最脏最累的活, 干完活就坐在壁炉旁的灰堆上, 或者干脆就躺在炉灰里睡觉, 所以被恶毒的姐姐叫做“灰姑娘”。“灰姑娘”于是成了那些受后母虐待的女孩子的代称, 民间故事研究者在广泛收集此类故事的基础上提出“灰姑娘型故事”的概念。据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估计, 灰姑娘故事仅在欧洲就不少于 500 个文本。而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开展的民间文学普查, 中国境内挖掘的灰姑娘故事异文达 70 多篇, 流传于 21 个民族之中。^[1]我们所熟知的灰姑娘故事主要来源于欧洲, 中国版的灰姑娘型故事并没有形成广泛影响。但灰姑娘故事在中国可谓渊源深远, 唐代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中的《叶限》, 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灰姑娘故事的完整记载, “从故事的主题、思想、基本情节看, 它当然属于这种类型

故事的典范”。^[2]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灰姑娘型故事的世界性传承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他们试图剖析其流传的起源和传承线路。丁乃通曾对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进行系统研究, 并得出结论认为, 灰姑娘型故事可能出自广西南部 and 越南北部的少数民族, 再由中亚或西亚的某个地方传入欧洲, 最终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著名故事。^[3]刘晓春的观点与此相类似, 他通过中国灰姑娘故事的母题所具有的特异性与共同性出发, 认为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很可能是这一个故事的发源地, 并从中国南方和印支半岛的北部、西南亚巴尔干半岛传入欧洲。^[1]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灰姑娘型故事的历史传承和形态发展极具探索意义, 然而故事本身的叙事考察却被忽略了。

叙事作为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 其生成语境和运作过程为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所关注。罗兰·巴特曾在《叙事作

收稿日期: 2005-12-15

作者简介: 钱淑英(1977-), 女, 浙江金华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断言,“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4](P2)}如果说这是对叙事广泛存在的最高确认,那么英国学者迈克尔·卡里瑟斯则以“叙述性思维”的名义强调了叙事非同一般的文化意味:叙述性思维是一种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有的东西,触及人类想像、构思和读解他人精神状态的能力的核心,使得人类能够抓住一个较长的过去和一个更为复杂的将来,还有更为多样的社会环境。^[5]由此,中国版的灰姑娘型故事与欧洲灰姑娘故事同样作为“国际性”的叙事存在方式,前者的代表是连接灰姑娘型故事古老形态与发展形式的重要一环,极具源头探索的意义。现代文学批评家们认为,一个故事用什么样的语言,如何被叙述出来,往往比故事本身的内容更为重要。因此,我将段成式的《叶限》和贝洛的《灰姑娘》作为文本考察对象,透过两者叙事风格和叙事策略的比较研究,尝试开启富有意味的文化景观。

一、情节与细节:两个文本的异同

贝洛笔下的《灰姑娘》故事已为我们所熟知,这里仅对《叶限》故事作简单的情节介绍。

《叶限》讲述了中国秦汉以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主人公叶限是南方一位洞主的女儿,聪明勤劳的她与后母一起生活,父母已经相继去世。后母常常虐待她,让她去高山砍柴,下深潭汲水。一次叶限偶然得到一条“赭鳍金目”的小鱼,偷偷用自己省下的食物喂养。鱼长得很快,还通人性,只有在叶限出现的时候,它才露头靠岸。后母知道这件事后,就换上叶限的衣服,杀了鱼吃了鱼肉并藏了鱼骨。找不到鱼的叶限伤心至极,同时她却得到一位从天而降的异人指点,知道鱼骨有求必应的神奇功能,从此“金玃衣食随欲而具”。适逢洞节之日,叶限穿上美丽华贵的衣服和金色的鞋子,偷偷赶往参加,被后母及其女儿发现后,急忙赶回家中,慌乱中不慎丢失一只鞋,被一洞人拾

取,辗转为陀汗国王所获。后来国王找到鞋的主人,叶限连同她的鱼骨来到陀汗国,被尊为“上妇”,而“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

通过以上概括,我们可以发现《叶限》与《灰姑娘》相似的情节元素:后母虐待、神力帮助、集会失鞋、以鞋验婚,这些元素反映了人类生活境遇和精神心理的共通性。当然,两者之间也显现了细节上的差异。在主人公集会失鞋这一重要环节上,故事提供给叶限与灰姑娘的行动舞台就存在一定反差。叶限在洞节的出场可以说是羞羞怯怯,由于很快被后母和妹妹发现,所以只是匆匆过场,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而灰姑娘不仅衣着美丽,而且姿态优雅大方,既深深吸引了王子的目光,也得到了所有人的凝视和赞叹,可以说是舞会上耀眼夺目的明星。对于这一过程,《叶限》没有心理和情感的细腻描述,也没有情节的波澜起伏,主人公只是以鞋子为媒介,被动地等待命运的馈赠。灰姑娘与王子的相遇则预示着一段浪漫情缘的开场,灰姑娘心怀热忱的期盼,王子也是充满爱的赤诚,当灰姑娘第二次落荒而逃王子捡到鞋子时,他“只顾欣赏它,再也不跳舞了”。鞋子成了两位年轻人爱情的联结,王子试鞋是为了找寻丢失的爱人,而不像陀汗国王那样,主要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即想要确证金鞋的主人和来源。

同时,我也注意到,集会并没有使叶限获得与陀汗国王相见的机会,而灰姑娘却与王子共舞,度过了两个美好难忘的夜晚。“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国王和皇帝并非经常出现的角色,而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也并不像西方和印度故事中的国王那样接近群众。”^{[3](P104)}丁乃通一语道破王者与民众关系的中外差异。同样,两个故事的不同结局也表现出中西文化对待人生和命运的不同观念。叶限虽被尊为陀汗国王的贵妇,但故事并没有让我们看到童话里常有的那道曙光:“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作者却将最后的笔墨转向了鱼骨。陀汗国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他第一年向鱼骨贪求宝物而“宝玉无限”,但一年后他再向鱼骨求宝却“不复应”了。可见,陀汗国王对叶限的喜爱并不纯粹,而是夹杂着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望。结果是:“王乃葬鱼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为际,至征卒叛时,将发以贍军。夕为海潮所沦。”士兵叛乱在即,军费付诸东流,陀汗国

的命运岌岌可危,叶限的幸福何在呢?西方灰姑娘的故事结局永远都是童话的大圆满,“从此以后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决定性的一句话,体现了民间故事结局特别的共通性。“事实上很多故事就是这样结束的,纵使它使用的是怎样的文字,但给人的感觉都是——故事里的人物,都有了很好的归宿。”^{[6](P114)}灰姑娘赢得了王子纯朴真挚的感情,并通过婚姻的桥梁赢得了永久的幸福。这寄寓着普通民众乌托邦式的人生理想,超越了依赖于物质的现实需求,更超越了对人性欲求的简单惩罚与报复,此种境界,让《灰姑娘》的水晶鞋闪耀出童话特有的迷人光芒。

二、艺术差异:叙事学的比较分析

行文至此,人们也许会形成这样的印象,认为《叶限》即便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是陌生的,其艺术魅力远不及贝洛的《灰姑娘》。在这里,笔者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故事生成原点和流传环境的差异,对文本的形态与接受效果必然带来限制,但是,《叶限》和《灰姑娘》对于各自产生的文化土壤来说,意义都是独立而非凡的。我对这两个文本加以比较的初衷,不在于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而是要借助叙事学的方法,寻找构成它们艺术差异的主要缘由所在。

1. 文体之取向——笔记与童话

《叶限》出自《酉阳杂俎》的续编《支诺皋上》,作者自叙这一故事为“旧家人李士元所说”,是一则“南中怪事”。叶限的故事也许早在中国民间出现,主要流传在南方,但文人笔记小说的形式,注定使得这一故事与贝洛改编的民间童话构成了文体叙述风格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某种程度上便体现了中西叙事文学的本质性差异。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在中国文学史地位特殊。《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它是自唐以来“小说之翘楚”。当然,这里所说的小说,与西方所谓的虚构文学“fiction”有所不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这样定义中国早期的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作为中国小说的雏形,《酉阳杂俎》中的神怪传奇故事已经具有了小说叙述的曲折完备,但总体上还没有达成今天人们对小说文体所要求的成熟状

貌。所以,严格地以后代成熟的“小说”或叙事文学文体来衡量,成书于9世纪《酉阳杂俎》中的传奇故事还不能算是真正有意识的小说,段成式只是像史料记载一样地把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写出来,其目的似乎正对应了今人的评价:“其书多录遗文秘籍,又益以耳闻目见,可补史料之不逮。”^{[7](P349)}《叶限》是段成式依据他人见闻而转述、记载,作家并不曾有意识地组织情节,也没有太多自我的主观想像与艺术创造,同时也缺乏丰富的情节要素和饱满的人物性格,使得本是奇异诡谲的故事显出几分真实性。

《灰姑娘》积累了数代民间创作者、讲述者的才华与智慧,直到17世纪由贝洛加工、修饰而成,更使作品具备了童话故事应有的趣味和意味。民间叙事中隐含着特有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就是希冀在日常生活环境之外存在着一个更奇幻的世界,而这个奇幻的世界才是人们期待中的幸运与奇迹的发生地。“新生(苦尽甘来或从逆境变为顺境)和美满婚姻是人类的基本渴求。作为童话故事的《灰姑娘》可以说是人类梦幻碎片的艺术组合,它包含所有浪漫故事都有的追寻因素。”^[8]《灰姑娘》非常集中地体现了民间方式的集体幻想与愿望,故事中的情境和人们的经验构成隐喻关系,使读者微妙地将虚幻世界与现实经验相联系。同时,故事中人物的行动及其结果又与现实经验中的可能性恰恰相反,童话于是与现实形成了反讽。对现实经验的隐喻和反讽,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便是幻想故事的魅力所在:读者在奇幻情境的历险中发现了与自己经验的相关性,同时也发现了脱离生活常规的可能性。^{[9](P89)}基于现实经验的奇特想像,叙述上的不断铺陈与重复,民间童话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带给人类美妙的享受。

2. 叙事之身份——显与隐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这是《叶限》的开场白。虽为“相传”,却交代了确切时间和地点,主人公也有真名实姓。作者实际上是在暗示读者,这是一个现实发生过的故事,而结尾透露讲述者李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更使读者相信事件的可靠性。《灰姑娘》的开头则属于典型的民间故事叙述形态:“从前有一个绅士……”,叙事者完全隐匿在文字的背后,将时间、地点和人物作模糊化处理,使听故事的人沉浸于故事当中,跟随主人公一同

体验历险,感受奇迹的力量。两个故事的开头部分,便已显示叙述者身份和姿态的不同。

普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曾对中西叙事文学的主要分化作出这样的概括:“西人重‘模仿’,等于假定所讲述的一切都是出于虚构。中国人尚‘传述’(transmission),等于宣称所讲述的一切出于真实。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传’或‘传述’的观念始终是中国叙事传统的两大分支——史文(historical)和小说(fictional)——的共同源泉。”^{[10](P31)}段成式在《叶限》中的叙事形态,正是典型的传述,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意图渗透其中,使得一个本属于民间流传的神奇故事,套上了现实的枷锁。陀汗国王最后因为贪婪终失所求之宝的结局,体现了作家对于财富与人性的价值判断,而后母与妹妹被飞石砸死之后的描述——“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冢。洞人以为媒祀,求女必应。”——更真实反映了当时民间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难怪普安迪说:“尽管中国的叙事里会有种种外在的不真实——明显虚假夸张的神怪妖魔形象和忠、孝、节、义等意义形态的包装——但其所‘传述’的却恰恰是生活真正的内在真实。”^{[10](P32)}而贝洛却沉醉在作品中,让故事中的角色自主活跃着,他的任务“只是让登场的角色,能够自由自在地表演,而他就记下他们所做之事,和所说的话罢了”。因而,“贝洛的故事,的确是具有能够震撼千万人心灵的、最质朴、最美好的风格”。^{[11](P38)}

叙述身份的显与隐,可以在客观上造成不同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效果。中西民间故事在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距离上存在着普遍差异。中国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与叙述对象的距离较近,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以严肃、庄重、嫉恶如仇的姿态,渗透着一些封建主义意识和因果报应观念。相反,西方的民间故事叙述者更显客观超脱,故事情调显得比较轻松、幽默,更富于喜剧性和娱乐性。^[12]《叶限》和《灰姑娘》这两个具有同质元素的类型故事,透过叙述者各自的身份和态度,同样呈现了中西叙事模式的普遍性的差异。通过叙述人的口吻,可以证实,《叶限》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是由道德意义联结的,这道德意义一方面保证了叙述者的叙述自由: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述任何读者感兴趣的故事,另

一方面又保证了这个故事最终的道德性。而作为民间故事形态的《灰姑娘》,其主要创作者是集体民众,他们尽管也在考验或赏罚主人公之中融入某种道德原则,但其重心还在于通过波澜起伏、重复变化的故事,寄予读者面对人生的美好情怀和坚定信念。

3. 角色之功能——静态与伸展

“角色”与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人物”概念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有的人物在故事结构中没有功能作用,因为它们并不引发或经历功能性事件,这种人物便不能称之为角色。”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提出叙事作品的6种“角色模式”,分别是主角和对象,施予者和支配者,助手和对头。^{[13](P101-107)}在叙事文学尤其民间童话中,任何一个角色都是行动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叙事结构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构成对故事的推动和发展。通过《叶限》和《灰姑娘》“助手”和“对头”角色功能的分析,发现文本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叙事效果,因为正是助手和对头的介入,才使故事产生跌宕、悬念和趣味。

从叙述结构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助手都是主角达到目的的必要却不充分的条件,“助手”可以是人性化的动物,也可以是各种抽象的关系或力量。《叶限》和《灰姑娘》中最为关键性的奇迹来源,一为鱼骨,二是仙女教母。他们作为超自然的“助手”,帮助主角抵抗来自于敌对势力的种种阻挠,经历曲折后最终实现愿望。两者都在故事中承担了情节转折的重要功能,但两个文本对于它们的描写有所不同。《叶限》中通灵的神鱼在生前受到叶限的照顾,所以死后用鱼骨报答她。它让叶限“金玃衣食随欲而具”,但鱼骨的神力并不是无所限制的,当陀汗国王贪求过多时,便不再显灵了。这样的物质施予于是呈现出一种沉寂状态,段成式将故事最后框定在了现实人世的观念与态度之中,鱼骨只为叶限赢得了短暂的幸运而不是长久的幸福。《灰姑娘》中仙女教母不明缘由的出现,却使人相信生活的奇迹会不期然地到来,她似乎交给了灰姑娘一把命运的钥匙,只要拥有善良、美丽和机遇,幸福将成为永远的期许。某种程度上,教母填补了灰姑娘心中一直缺席的母亲的位置,她不仅使灰姑娘赢得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爱情,而且使灰姑娘在她的关爱中获得情感的

慰藉。

“对头”是与“助手”构成对立面的角色,只有它们的共同作用,才能使故事情节在冲突中得以发展。《叶限》并没有深入展开女主人公与后母及妹妹的矛盾,母女两人的命运最后以“飞石击死”作简单了结。《灰姑娘》中的女主角不仅受后母虐待,而且经常受到两个姐姐的奚落与嘲讽,作品通过她们之间的行为和对话逐渐深化矛盾,使故事一波三折,直至试鞋一幕戏剧性高潮的出现。通过角色设定及其功能的比较,可见《叶限》与《灰姑娘》在叙事形式和艺术效果上的差异。

“共同情节的相同性反而能够大大凸显变化部分所暗示的不同价值观与假设。”^{[14](P284)}比较《叶限》与《灰姑娘》的文本叙事,我们找寻到了这两个类型故事的不同命运之旅,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民间故事的魅力依赖于特殊的叙述形态与文学品质。笔者认为,《叶限》虽然在主题、结构上属于典型的灰姑娘型故事,但由于生成语境的不同,而没有发展出欧洲《灰姑娘》的丰富、生动的童话叙述风格。民间童话赋予了灰姑娘故事得以流传的最佳形式,从而广为播撒,成为人类童年生命的共同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 刘晓春. 灰姑娘故事的中国原型及其世界性意义[J]. 中国文化研究, 1997, (1).
- [2] 钟敬文. 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J]. 民间文学论坛, 1991, (3).
- [3] 丁乃通. 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M]. 陈建宪, 黄水林, 李扬, 余惠先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4] 张寅德编选. 叙述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5] 迈克尔·卡里瑟斯. 我们为什么有文化: 阐释人类学和社会多样性[M]. 陈丰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6] 李利安·H·史密斯. 欢欣岁月[M]. 傅林统编译. 台北: 富春文化有限公司, 1999.
- [7] 段成式. 酉阳杂俎[M]. 方南生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8] 张中载. 《灰姑娘》, 拿女人的脚和鞋作文章[J]. 外国文学, 2003, (5).
- [9] 高小康. 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11] 保罗·亚哲尔. 书·儿童·成人[M]. 傅林统译. 台北: 富春文化有限公司, 1999.
- [12] 刘守华. 比较故事学论考[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13]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14] 培利·诺德曼. 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M]. 刘凤芯译. 台北: 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2002.

When *YE Xian Meets Cinderella*: Narrative Comparison of Cinderella 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QIAN Shu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YE Xian* by DUAN Chengshi in the Tang Dynasty is the oldest Cinderella story, according to written records available. Although plenty of scholars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Yexian* and *Cinderella* of Europe, yet many of them are limited by investigations of communication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textual analysis of DUAN Chengshi's *YE Xian* and Perrault's *Cinderella* by means of narration from the angles of plot, narrative mode and strategy, which can show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type of stori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 the light of such cultural differences, we can extend the lines of reasoning and the field of vision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es on Cinderella.

Key words: *YE Xian*, *Cinderella*, literary genre, narrator's identity, role

(责任编辑:吴晓明)